

浙江文叢

新編本

宋濂全集

〔第二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新編本

宋濂全集

〔第二冊〕

潛溪後集 宋學士文集（一）

潛溪後集卷之一

諸子辯 并序

《諸子辯》者何？辯諸子也。通謂之諸子何？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。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？人人殊也。先王之世，道術咸出於一孔^(一)，此其人人殊何？各奮私知，而或鑿大道也。曰：『或鑿大道也，其書雖亡，世復有依倣而托之者也，然則子將奈何？』辭而辯之也。曷爲辯之？解惑也。

《鬻子》一卷，楚鬻熊撰。熊爲周文王師，封爲楚祖。著書二十二篇，蓋子書之始也。《藝文志》屬之道家，而小說家又別出十九卷。今世所傳者，出祖無擇所藏，止十四篇。《崇文總目》謂其八篇已亡，信矣。其文質，其義弘，實爲古書無疑。第年代久邈，篇章舛錯，而經漢儒補綴之手，要不得爲完書。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，則非也。序稱熊見文王時，年已九十，其書頗及三監曲阜^(二)時事，蓋非熊自著，或者其徒名『政』者之所記歟？不然，何其稱『昔者文王有問於鬻子』云。

《管子》二十四卷，齊大夫管夷吾撰。夷吾字仲。其書經劉向所定，凡九十六篇，今亡十篇。自《牧民》至《幼官圖》九篇爲經言，《五輔》至《兵法》八篇爲外言，《大匡》至《戒》九篇爲內言，《地員》至《九變》十八篇爲短語，《任法》至《內業》五篇爲區言，《封禪》至《問霸》十三篇爲雜篇，《牧民解》至《明法解》五篇爲管子解，《臣乘馬》至《輕重庚》十九篇爲管子輕重。予家又亡《言昭》《修身》《問霸》《牧民解》《輕重庚》五篇，止八十一篇，題云『唐司空房玄齡注』。或云非也，尹知章注。是書非仲自著也，其中有絕似《曲禮》者，有近似老莊者，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，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汙者，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，附以他書成之。不然，『毛嬙、西施』，『吳王好劍』，『威公之死』，五公子之亂，事皆出仲後，不應豫載之也。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，又有『三歸』之溺，奚暇著書。其說是矣。

先儒之是仲者，稱其謹政令，通商賈，均力役，盡地利，既爲富強，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。如《心術》《白心》之篇，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。其能一正^三天下，致君爲五伯之盛，宜矣。其非仲者，謂先王之制，其盛極於周，后稷、公劉、大王、王季、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之所以制周者，非一人之力，一日之勤，經營之難，積累之素，況又有出於唐、虞、夏、商之舊者矣。及其衰也，而仲悉壞之，何仲之不仁也。嗚呼！非之者固失，而是之者亦未爲得也。何也？仲之任術立伯，假義濟欲，縱能致富強，而汲汲功利，禮義俱喪，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！周自平王東遷，諸侯僭王，大夫僭諸侯，文、武、成、康、周公之法，一切盡壞，列國盡然，非止仲一人

而已也。然則仲何如人？曰：『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。』曰：『儕之申、韓、軼、斯之列，亦有間乎？』曰：『申、韓、軼、斯刻矣，而仲不至是也。原其作俑之意，仲亦烏得無罪焉？薄乎云爾。』

《晏子》十二卷，出於齊大夫晏嬰。《漢志》八篇，但曰《晏子》。隋唐七卷，始號《晏子春秋》，與今書卷數不同。《崇文總目》謂其書已亡，世所傳者，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。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爲之，非嬰所自著。誠哉是言也。

《老子》二卷，《道經》《德經》各一，凡八十一章，五千七百四十八言。周柱下史李耳撰。耳字伯陽，一字聃。聃，耳漫無輪也。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，以其書授關尹喜。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，實魯隱公之元年。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，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，已一百七十二年。老聃，孔子所嘗問禮者，何其壽歟？豈《史記》所言『老子百有六十餘歲』，及『或言二百餘歲』者，果可信歟？

聃書所言，大抵斂守退藏，不爲物先，而壹返於自然。由其所該者甚廣，故後世多尊之行。『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』，道家祖之。『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』，神仙家祖之。『吾不敢爲主而爲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扔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』，兵家祖之。『道冲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；和其光，同其塵。湛兮似若存。』

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』，莊、列祖之。『將欲翕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』，申、韓祖之。『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』，張良祖之。『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』，曹參祖之。聃亦豪傑士哉！傷其本之未正，而未流之弊，至貽士君子有『虛玄長而晉室亂』之言。雖聃立言之時，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，嗚呼！此姑置之。道家宗黃、老，黃帝書已不傳，而老聃亦僅有此五千言，爲其徒者，乃棄而不習，反依倣釋氏經教以成書。開元所列《三洞瓊綱》固多亡缺，而祥符《寶文統傳》所記，若《大洞真》，若《靈寶洞玄》，若《太上洞神》，若《太真》，若《太平》，若《太清》，若《正一》諸部，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，又多雜以符咒、法錄、丹藥、方技之屬，皆老氏所不道。米巫祭酒之流，猶自號諸人曰『吾蓋道家，吾蓋道家』云。

《文子》十二卷，老子弟子所撰，不知氏名。徐廣曰：『名鉞。』李暹曰：『姓辛，葵丘濮上人，號曰計然，范蠡師事之。』裴駟曰：『計然姓辛，字文子，其先晉國公子也。』孟康曰：『姓計名然，越臣也。』蔡謨曰：『計然者，范蠡所著書篇名，非人也。謂之計然者，所計而然也。』顏師古曰：『蔡說謬矣。古今人表，計然列在第四等。計然一名計妍。《吳越春秋》及《越絕書》並作計倪。倪與妍、然三音皆相近，故訛耳。』由是觀之，諸說固辯矣，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。

予嘗考其言，壹祖老聃，大概《道德經》之義疏爾。所謂『體道者，不怒不喜。其坐無慮，寢而不夢，見物而名，事至而應』，即『載營魄抱一』、『專氣致柔』、『滌除玄覽』也。所謂『上士先

避患而後就利，先遠辱而後求名。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，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。是以禍患無由至，非譽不能塵垢，即知白守黑、知雄守雌、知榮守辱之義也。所謂『靜則同，虛則通，至德無爲，萬物皆容』，即『道常無爲而無不爲，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』也。所謂『道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幽，可以明，可以苞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』，即『道冲而用之或不盈，淵乎似萬物之宗』也。其他可以類推。蓋老子之言弘而博，故是書雜以黃、老、名、法、儒、墨之言以明之，毋怪其駁且雜也。計然與范蠡言，皆權謀術數，具載於書，絕與此異。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。黃氏屢發其僞，以爲唐徐靈府作，亦不然也。其殆文姓之人，祖老聃而托之者歟？抑因裴氏『姓辛，字文子』之說，誤指爲《范子計然》十五卷者歟？

《關尹子》一卷，周關令尹喜所撰。喜與老聃同時，著書九篇，頗見之《漢志》。自後諸史無及之者，意其亡已久矣。今所傳者，以一字、二柱、三極、四符、五鑑、六匕、七釜、八籌、九藥爲名。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，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。前有劉向序，稱蓋公授曹參，參薨，書葬。孝武帝時，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，秘而不出，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。文既與向不類，事亦無據，疑即定之所爲也。

間讀其書，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，而藉吾儒言文之。如『變識爲智』、『一息得道』、『嬰兒藥女』、『金樓絳宮』、『青蛟白虎』、『寶鼎紅爐』、『誦咒土偶』之類，聃之時無是言也。其爲假託，蓋無疑者。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，過矣。然其文雖峻潔，亦頗流於巧刻，而朱象先

之徒，乃復尊信如經，其亦妄人哉。

《亢倉子》五卷，凡九篇。相傳周庚桑楚撰。予初苦求之不得，及得之，終夜疾讀。讀畢嘆曰：『是僞書也，勦老、莊、文、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。』其言曰『危代以文章取士，則翦巧綺縵益至，而正雅典實益藏』，夫文章取士，近代之制，戰國之時無有也。其中又以『人』『易』『民』，以『代』『易』『世』，世民，太宗諱也。僞之者，其唐士乎？予猶存疑而未決也。後讀他書，果謂天寶初，詔號亢桑子爲《洞靈真經》，求之不獲，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，撰而獻之。其說頗與予所見合。復取讀之，益見其言詞不類，因棄去不復省。《農道》一篇雖可讀，古農家書具有之。或者謂可孤行，吾亦不知其爲何說也。

《鄧析子》三卷，鄭人鄧析撰。『析操兩可之說，設無窮之辭』，當子產之世，數難子產之法。子產卒後二十一年，駟啟爲政，殺鄧析而用其《竹刑》。夫析之學，兼名、法家者也。其言『天於民無厚，君於民無厚，父於子無厚，兄於弟無厚』，刻矣。夫民非天弗生，非君弗養，非父弗親，非兄弗友，而謂之『無厚』可乎？所謂不能『屏勃厲』、『全夭折，執穿窬，詐僞誅之』，『堯、舜位爲天子，而丹朱、商均爲布衣』，『周公誅管、蔡』，豈誠得已哉？非常也，變也。析之所言如此，真不法先王，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者哉。其被誅戮宜也，非不幸也。

《鵠冠子》，楚人撰，不知姓名。嘗居深山，以鵠羽爲冠，著書四卷，因以名之。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。而《王鈇篇》所載楚制爲詳。立言雖過乎嚴，要亦有激而云也。周氏譏其

以處士妄論王政，固不可哉。第其書晦澀，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，讀者往往厭之，不復詳究其義。所謂『天用四時，地用五行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』，此亦黃老家之至言。使其人遇時，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。黃氏又謂韓愈獵取二語之外，餘無留良者，亦非知言也。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！陸佃解本十九篇，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。予家所藏，但十五篇云。

《子華子》十卷，程本撰。本字子華，晉人，曰魏人者非也。《藝文志》不錄。

予嘗考其書，有云『秦襄公方啓西戎，子華子觀政於秦』；又稽莊周所載子華子事，則云『見韓昭僖侯』。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，而昭僖之事在春秋後，前後相去二百餘年，子華子何其壽也？其不可知者一。《孔子家語》言『孔子遭齊程子於郊』，程子蓋齊人。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於周，後十一世，國并於溫。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，在西周當爲畿內小國。溫者，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。周襄王舉河內溫，原以賜晉文公。溫固晉邑也。孰謂西周之程，而顧併於河南之溫乎？地之遠邇亦在可疑，其不可知者二。後序稱子華子爲鬼谷子師，鬼谷，戰國縱橫家也，今書絕不似之，乃反類道家言。又頗勦浮屠、老子、莊周、列禦寇、孟軻、荀卿、《黃帝內經》、《春秋外傳》、司馬遷、班固等書而成。其不可知者三。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，皆淵摠明整，而此文獨不類。其不可知者四。以此觀之，其爲僞書無疑。或傳王銍性之、姚寬令威多作贗書，而此恐出其手，理或然也。然其文辭極春容，而議論煥發，略無窘澀之態，故尤善惑人。人溺文者孰覺其僞哉！

《列子》八卷，凡二十篇，鄭人列禦寇撰。劉向校定八篇，謂禦寇『與鄭繆公同時』。柳宗元云：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，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，則鄭繆公二十四年，當魯穆公之十年，向蓋因魯穆公而誤爲鄭爾。其說要爲有據。高氏以其書多寓言，而并其人疑之，所謂禦寇者，有如鴻蒙、列缺之屬，誤矣。書本黃老言，決非禦寇所自著，必後人會萃而成者。中載孔穿、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，皆出禦寇後。《天瑞》《黃帝》二篇雖多設辭，而其離形去智，泊然虛無，飄然與大化游，實道家之要言。至於《楊朱》《力命》則爲我之意，多疑即古楊朱書，其未亡者剿附於此，禦寇先莊周，周著書多取其說。若書事簡勁弘妙，則似勝於周。

間嘗熟讀其書，又與浮屠言合。所謂『內外進矣，而後眼如耳、耳如鼻、鼻如口，無弗同也。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，不覺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』，非大乘圓行說乎？『鯢旋之潘爲淵，止水之潘爲淵，流水之潘爲淵，濫水之潘爲淵，沃水之潘爲淵，沈水之潘爲淵，雍水之潘爲淵，汧水之潘爲淵，肥水之潘爲淵』，非修習教觀說乎？『有生之氣，有形之狀，盡幻也。造化之所始，陰陽之所變者，謂之生，謂之死；窮數達變，因形移易者，謂之化，謂之幻。造物者其巧妙，其功深，固難窮難終。因形者其巧顯，其功淺，故隨起隨滅：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，始可以學幻』，非幻化生滅說乎？『厥昭生乎濕，醢鷄生乎酒，羊奚比乎不筍；久竹生青寧，青寧生程，程生馬，馬生人，人久入於機。萬物皆出於機，皆入於機』，非輪迴不息說乎？『人胥知生之樂，未知生之苦』，『知死之惡，未知死之息』，非寂滅爲樂說乎？『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

存』，非圓覺四大說乎？中國之與西竺，相去一二萬里，而其說若合符節，何也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，以文西域之卑陋者，恐未爲至論也。

《曾子》，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。《漢志》云十八篇，《唐志》云二卷。今世所傳，自《修身》至《天圓》凡十篇，分爲二卷，與《唐志》合，視漢則亡八篇矣。其書已備見《大戴禮》中。

予取而讀之，何其明白皎潔，若列星之麗天也；又何其敷腴諄篤，若萬卉之含澤也！傳有之，『有德者必有言』，信哉！『七十而從心』，進學之序；『七十免過』，勉人之辭。其立言迥然不同也！周氏不察而譏之，過矣。『君子愛日』，誨學者也；『一日三省』，自治功也。語有詳略，事有不同也。高氏以辭費誚之，亦何可哉！或謂《大孝篇》有及樂正子春事，固出後人所輯，而非曾子所自著，則庶幾也。

《言子》三卷，言子名偃，字子游，吳人，孔門弟子。近新昌王煥哀《論語》書所載問答而爲此書，不知者直謂爲偃所自著，蓋非也。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，多出於後人之手。如《孔子家語》謂爲孔安國所錄壁中之文，往往多鈔《左傳》《禮記》諸書，特稍異其辭耳，善讀者固不敢與之。世傳賈誼《新書》謂誼所作，亦不過因《過秦論》《弔湘賦》而雜以《漢書》中語足之，似非誼本書也。此猶有所附麗而然。古《三墳》書亡已久，宋毛漸特出之：《山墳》則言君臣、民物、陰陽、兵象，謂之《連山》；《氣墳》則言歸藏、生動、長育、止殺，謂之《歸藏》；《形墳》則言天地、日月、山川、雲氣，謂之《乾坤》。與先儒所言『三易』大異。《陰符》古無是書，唐李筌特出之，

以爲黃帝所作。皆取兵家譎誕不經語，而文以奇澀之辭，又妄說太公、范蠡、鬼谷、張良、諸葛亮等訓註。皆鑿空扇虛以惑世，尤使人驚愕不止。是果何爲者哉？予讀《言子》之書，於是乎有感。

《子思子》七卷，魯人孔伋撰。子思，伋字也，避孔子不稱姓，故曰子思子。然亦後人綴緝而成，非子思之所自著也。中載：『孟軻問：「牧民之道何先？」子思子曰：「先利之。」軻曰：「君子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，何必曰利？」子思子曰：「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，上不仁則不得其所，上不義則樂爲詐。此爲不利大矣。」他日，孟軻告魏侯瑩以仁義。』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。或者不察，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，何耶？

《慎子》一卷，慎到撰。到，趙人，見於《史記》列傳。《中興館閣書目》乃曰瀏陽人。瀏陽在今潭州，吳時始置縣，與趙南北了不相涉也，誤也。《漢志》云四十二篇，《唐志》云十卷，不言篇數。《崇文總目》言三十七篇。今所存者，唯《威德》《因循》《民雜》《德立》《君人》五篇耳。

《威德篇》曰：『立天子以爲天下，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；立國君以爲國，非立國以爲君也；立官長以爲官，非立官以爲官長也。』《民雜篇》曰：『大君者，太上也，兼畜下者也。下之所能不同，而皆上之用也。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，盡包而畜之，無取去焉。』《君人篇》曰：『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，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。然則受賞者雖當，望多無窮；受罰者雖當，

望輕無已。』皆純簡明易，類非刑名家所可及，到亦稷下能言士哉。莊周、荀卿稱之，一則曰慎到，二則曰慎到。雖其術不同，亦有以也。

《莊子》十卷，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。內篇七、外篇十五、雜篇十一，總三十三篇。

其書本《老子》，其學無所不窺。其文辭汪洋凌厲，若乘日月，騎風雲，下上星辰，而莫測其所之，誠有未易及者。然所見過高，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，曾不滿其一哂，蓋仿佛所謂古之狂者。惜其與孟軻氏同時不一見而聞孔子之大道。苟聞之，則其損過就中，豈在軻之下哉？嗚呼！周不足語此也。孔子百代之標準，周何人，敢掊擊之，又從而狎侮之，自古著書之士，雖甚無顧忌，亦不至是也。周縱曰見軻，其能幡然改轍乎？不幸其書盛傳，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，莫不指周以藉口。遂至禮義陵遲，彝倫斃敗，卒蹈人之家國，不亦悲夫！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，著《鳴道集》，說以孔、孟、老、莊同稱為聖人，則其沈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。異說之惑人也深矣夫！《盜跖》《漁父》《讓王》《說劍》諸篇，不類前後文，疑後人所勦入。晁氏謂孔子沒，道術散，老子始著書，周起而羽翼之。老子著書在孔未沒之先。

《墨子》三卷，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。上卷《親士》《修身》《所染》《法儀》《七患》《辭過》《三辯》七篇，號曰經。中卷《尚賢》三篇，下卷《尚同》三篇，皆號曰論。共十三篇。考之《漢志》七十一篇，《館閣書目》則六十一篇，已亡《節用》《節葬》《明鬼》《非樂》《非儒》等九篇。比今書則又亡多矣。

墨者，強本節用之術也。予嘗愛其『聖王作爲宮室便於主，不以爲觀樂』之言，又嘗愛其『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，非榮耳目而觀愚民』之言，又嘗愛其飲食『增氣充虛，強體適腹』之言。墨子其甚儉者哉，卑宮室，菲飲食，惡衣服，大禹之薄於自奉者。孔子亦曰：『奢則不遜，儉則固。』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。或曰：『如子之言，則翟在所取，而孟子辭而闕之，何也？』曰：『本二。』

《鬼谷子》三卷，鬼谷子撰。一名《玄微子》。鬼谷子無姓名，里居，戰國時隱潁川陽城之鬼谷，故以爲號。或云王誦誦，一作詡者，妄也。長於養性治身，蘇秦、張儀師之，受捭闔之術十三章，又受《轉圓》《肱篋》及《本經》《持樞》《中經》三篇。《轉圓》《肱篋》今亡。梁陶弘景注。劉向、班固錄書無《鬼谷子》，《隋志》始有之，列於縱橫家。《唐志》以爲蘇秦之書。

大抵其書皆捭闔、鉤箝、揣摩之術，其曰：『與人言之道，或撥動之，令有言以示其同；或閉藏之，使自言以示其異；捭闔也。既內感之而得其情，即外持之使不得移；鉤箝也。量天下之權，度諸侯之情，而以其所欲動之；揣摩也。』是皆小夫蛇鼠之智，家用之則家亡，國用之則國傾，天下用之則失天下。學士大夫宜睡去不道。高氏獨謂其得於《易》《老》闔翕張之外，不亦過許矣哉！其中雖有『知性寡累、知命不憂』，及『中稽道德之祖，散人神明之頤』等言，亦恒語爾，初非有甚高論也。嗚呼，曷不觀之儀、秦乎？儀、秦用其術而最售者，其後竟何如也！高愛之慕之，則吾有以識高矣。

《孫子》一卷，吳孫武撰，魏武帝注。自《始計》至《用間》，凡十三篇。《藝文志》乃言八十二篇，杜牧信之，遂以爲武書數十萬言，魏武削其繁剩，筆其精粹，以成此書。按《史記》闔閭謂武曰：『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。』其數與此正合。《漢志》出《史記》後，牧之言，要非是。

武，齊人，吳闔閭用以爲將，西破強楚入郢，北威齊晉，顯名諸侯。葉適以不見載於《左傳》，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爲。予獨不敢謂然。春秋時，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，不然則否。一百四十二年之間，大國若秦、楚，小國若越、燕，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，何獨武哉？

或曰：『《風后握奇經》實行兵之要，其說實合乎伏羲氏之卦畫，奇正相生，變化不測。諸葛亮得之以爲「八陣」，李靖得之以爲「六花陣」。而武爲一代論兵之雄，顧不及之，何也？』曰：『《兵勢篇》不云乎，「戰者以正合，以奇勝。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；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。」《九地篇》又不云乎，「用兵者譬如率然，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，擊其首則尾至，擊其尾則首至，擊其中則首尾俱至。」斯固風后之遺說也，曾謂其不及之，可乎？』嗚呼！古之談兵者，有仁義，有節制，至武一趨於權術變詐，流毒至於今未已也。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，亦兵家之禍首歟。

《吳子》二卷，衛人吳起撰。起嘗學於曾子，其著書曰《圖國》《料敵》《治兵》《論將》《應變》《勵士》凡六篇。

夫干戈相尋，至於戰國慘矣，往往以智術詐譎馳騁於利害之場，無所不用其至，若無士矣。起於斯時，對魏武侯則曰：『在德不在險。』論制國治軍，則曰：『教之以禮，勵之以義。』論天下戰國，則曰：『五勝者禍，四勝者弊，三勝者霸，二勝者王，一勝者帝。數勝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衆。』論爲將之道，則曰：『所慎者五：一曰理，二曰備，三曰果，四曰戒，五曰約。』何起之異夫諸子也！此所以守西河，與諸侯大戰七十六，全勝六十四，闢土四面，拓地千里，宜也。較之孫武，則起幾於正，武一乎奇，其優劣判矣。或者謂起爲武之亞，抑亦未之思歟？然則殺妻求將，齧臂盟母，亦在所取乎？曰：『姑舍是！』

《尉繚子》五卷，不知何人書。或曰魏人，以《天官篇》有梁惠王問知之。或曰齊人也，未知孰是。其書二十四篇，較之《漢志》雜家二十九篇，已亡五篇。

其論兵曰：『兵者，凶器也；爭者，逆德也；將者，死官也。故不得已而用之。無天於上，無地於下，無王於後，無敵於前。一人之兵，如狼如虎，如風如雨，如雷如霆，震震冥冥，天下皆驚。』由是觀之，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。及究其所以爲用，則曰：『兵不攻無過之城，不殺無罪之人。夫殺人之父兄，利人之貨財，臣妾人之子女，此皆盜也。』又曰：『兵者，所以誅暴亂，禁不義也。兵之所加者，農不離其田業，賈不離其肆宅，士大夫不離其官府。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。』嗚呼，又何其仁哉！戰國談兵者有言及此，君子蓋不可不與也。

宋元豐中，是書與《孫》《吳》二子、司馬穰苴《兵法》、黃石公《三略》、呂望《六韜》、李衛公

《問對》頒行武學，號爲《七書》。《孫》《吳》當是古書，《司馬法》本古者《司馬兵法》而附以田穰苴之說，疑亦非僞。若《三略》《六韜》《問對》之類，則固後人依倣而托之者也，而雜然渾稱無別，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歟？

《尹文子》二卷，周尹文撰。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，刑名類申、韓，蓋無足稱者。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，數稱仲尼，其叛道者蓋鮮。嗚呼！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？晁失言矣。

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尹氏，齊宣王時居稷下，與宋鉞、彭蒙、田駢同學於公孫龍。按龍客於平原君，君相趙惠文王。宣王死，下距惠文王之立已四十餘歲，是非學於龍者也。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，而序言黃初末到京師，亦與史不合。嗚呼！《素問》以爲黃帝所作，而有『失侯失王、脫營不醫』之文，殊不知秦滅六國，漢諸侯王國除，始有失侯王者。《六韜》謂出於周之呂牙，而有『避正殿』之語，殊不知『避正殿』乃戰國後事。《爾雅》以爲周公所制，而有『張仲孝友』之言，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。予嘗驗古書真僞，每以是求之，思過半矣，又況文辭氣魄之古今絕然不可同哉。予因知統之序，蓋後人依托者也。嗚呼，豈獨序哉！

《商子》五卷，秦公孫鞅撰。鞅，衛之庶孽，封於商，故以名書。《漢志》二十九篇，陳氏謂二十八篇。予家藏本二十六篇，其第二十一篇亡。

鞅好刑名之學，秦孝公用之，遂致富強。後卒以反誅。今觀其術，以勸耕、督戰爲先務。墾草之令，農戰之法，至嚴至峻也。然不貴學問以愚民，不令豪傑務學《詩》《書》。其毒流至